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卷下

而清園書館藏

漢書

清源門人

王

傳

迪甫

集編

長沙後學

余肇鈞

萃皋

校字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

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

綱只是日用閒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眾人

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概須是就日用人事

四書字義

卷下

道

一

明辨齋
校本

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

歷不是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

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

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

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

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言只是

是箇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

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者裏一

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脈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

四書字義

卷下道

二

明辨齋
校本

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間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底道理與自家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

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虚底其實道不離乎物

四書字義

卷下

道

三

明辨齋
校本

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卽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卽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卽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

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
把道理作事物項頭元妙底物看把人事作
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箇當然之理且
如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
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
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
如齋如尸如齋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

四書字義

卷下 道

四

明辨齋
校本

推大小高卑皆有箇當然恰好底道理古今
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
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
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
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及爰清爰
淨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語都是
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則 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

先有是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
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
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
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
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
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
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
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
四書字義 卷下 道 五 明辨齋 校木

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
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爲
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卻而聖門實
學坦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
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
處欠闕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

以見道無不在任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
天在下則魚躍於淵皆是者箇道理程子謂
此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
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
只是眞見者箇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
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
都是眞見得者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四書字義

卷下 道

六

明辨
枝本

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
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
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
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
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
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
指氣爲理了

韓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如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言雖未圓猶未害至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爲之方有而非
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矣如老子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
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
楊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
槌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
作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四書字義

卷下

七

明辨齋
校本

韓公學問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
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
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朱子譏其引大
學不及致知格物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
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
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

同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

理與道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字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

四書字義

卷下 理

八

明辨齋
校本

只是事物上正當合作處便是當然卽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爲君止於仁止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止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

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作處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四書字義

卷下 理

九

明辨齋
校本

德

德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作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作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者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者弟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作工夫已到處論乃是作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作工夫時說

大概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作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四書字義

卷下

德

十

明辨齋
校本

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眞而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形氣去

四書字義

卷下

太極

十一

明辨齋
校本

如漢志謂函三爲一乃是指作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

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閒截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形狀

四書字義

卷下

太極

十二

明辨齋
校本

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爲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是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一 多少是分明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樞紐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

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眾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眾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賸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物又皆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

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者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者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者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銀銖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畧有此意但不合都

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裏道理把此

後都作粗看了

四書字義

卷下

太極

高

明辨齋
校本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
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
太極又都渾淪無欠闕處自其分而言便成
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
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具於吾心則
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
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
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
渾淪是一箇理耳只者道理流行出而應接
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
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
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
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
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落月萬川處
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
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

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
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
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
闕纔有一處欠闕便偏子不得謂之太極太
極本體本自圓也

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
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
故強名之曰極耳

四書字義

卷下 太極

十六

明辨齋
校本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天對曰無極之極康
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
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
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
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爲天下至
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

人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爲四方之標準
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論則德到者處極至
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
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
爲標準周禮所謂以爲民極正是此意
詩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是就牟麥上論后
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爲準則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

四書字義

卷下 皇極

十七

明辨齋
校木

大君極至之位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
之大寶亦謂之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其
居中爲四方之極而四方輻輳至此而無以
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後來谷永疏言明王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循習其說更
一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皇之
不極訓爲大則受之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

爲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者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者裏無所偏倚卽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

四書字義

卷下

中和

六

明辨齋
校本

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者裏出便爲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者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

是爲達道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也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

四書字義

卷下

中和

十九

明辨齋校本

執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拂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大概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二篇皆是此意翱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瑩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

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又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兼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

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

四書字義

卷下

中庸

三

明辨齋校本

是者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

頭容之直氣容之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
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
日用閒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
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
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
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
不可易之義其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
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爲常若常常用之則必
生厭心矣

西書字義

卷下

中庸

三

明辨齋
核本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
若文公平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
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
箇道理而已遊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
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
相合說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
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闕一禮之文如
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
是有者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聲音節
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
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
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

四書字義

卷下 禮樂

三

明辨齋
校本

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以遵
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閒如此則內外本末相
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鐘鼓而裏面無
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
敬之心而外面無玉帛鐘鼓以將之亦不成

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
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

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戕相賊相爭相鬪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

四書字義

卷下

禮樂

三

明辨齋
校本

和睦者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少長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益見禮先而樂後

人徒見升降謁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

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
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
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
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
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
常行道理權也只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
四書字義 卷下 經權
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
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
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爲物能權輕重
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
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
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

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合用權處亦看
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
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
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
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橫暴天下視之
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
通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
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
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胥召子
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
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
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
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
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四書字義

卷下

經權

五五

明辨齋
校本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到經
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
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柬之輩於武后病中
扶策中宗出來胡氏管見說武后乃社稷之
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
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
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
宗室不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

四書字義

卷下

經權

三十一

明辨齋
校本

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
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如
人拳拳於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
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端
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
竹林精舍語錄亦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
立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
人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

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佺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便失人心作不行又事多最難處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那時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

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

四書字義

卷下 經權

三

明辨齋
校本

合當用經時須用經合當用權時須用權度

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如秦

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

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當守經而

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

欺人孤寡託爲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

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讓

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

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
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用權中
見義不精者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纔出乎義便入乎利其
閒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而言義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
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是天理所宜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二天

一

便於人情之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底卽不合
於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卽是當然而然
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
然有所爲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
是私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
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
利如求名覲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爲
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

等亦未可便作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比上
易陷於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所當取以
爲天下國家經常之用不可闕者其餘山林
川澤悉與民共之無一豪私取以爲己有益
聖人出來君天下姑以應天下之望不以天
下爲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義而爲
之分天下之地爲萬國與有德有功者共之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充

明辨齋
校本

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庶人受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最說得聖人心中大義出天
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不辜是至微底事不
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見此心純
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爲己私
己是利了及作一切事都是利毀封建公天
下之大法而爲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

不能并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買田爲生官
司又取他身稅及秋夏取稅名色至多至茶
鹽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用盡措爲已有凡
此等大節目處都是自利之私無一點義其
他詭譎自私細微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貨財亦是人家爲生之道似不
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
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三十一

明辨齋
校本

有一般人已自足用又過用心於營殖固是
利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復營殖若不爲
利然吝嗇之意篤計較之心重合當切用一
豪不拔此利之尤甚者如名位爵祿得之以
道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
得之不以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
如鬻爵鬻舉左道圖薦章苞苴營差遣等類
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乃爲宮室妻妾所

識窮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爲宰義當受常
祿之粟九百他卻以爲多而辭之便是利不
是義子華爲師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子
爲之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
天下之富是義之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
於周公乃過於封殖便是利

有所爲而爲如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

惡皆是利如爲穫而耕爲畚而菑便是利如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三十一

明辨齋
校本

耕而望穫利於菑而望畚亦是利易曰不耕
穫不菑畚是無所爲於前無所覲於後此方
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當然
而然便是義如爲生而哀爲干祿而不回爲
正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救
而惻隱自生於中便是義若爲內交要譽惡
其聲而然便是利

計較之私如以天下儉其親便是利齊王見牛
不忍固是仁心之發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計較無益之費便是
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羊便是義梁惠王移
民移粟計較民之多寡是利顏子犯而不校
若計較曲直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我工
爾拙論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
劣皆是利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三

明辨齋
校本

取已便宜小處如其食而自揀其美如其處而
自擇其安共市物而爭取其尤都是利大處
如舍義取生固人之所欲然義所當死只得
守義而死豈可以己不便而生顧戀之私如
楊雄甘事王莽已自錯了後來迫於追捕又
卻投閣是偷生惜死忘義顧利魏徵背建成
而事太宗李陵戰敗而降虜皆是忘義惜死
取已自便

求名之私如好名能讓于乘之國如以德報怨
欲求仁厚之名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欲沽
廉潔之名微生高乞醯掠美市恩以歸於己
都是利於美名

徇己自私如爲己謀則盡心爲他人謀則不盡
心是利如齊王好色好貨不與民同亦是利
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纔有一
豪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
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爲之亦是利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三三

明辨齋
校本

徇人情是凡事不顧理之當然只徇人情而不
敢決便是利如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則是魏
之荊州矣是時先王未有可據之地孔明欲
取之以爲興王業之本此正大義所當然先
王不決以大義卻顧戀劉表之私情而不忍
取是利也

覲效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皆是先盡其在我

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仁人明道不計功正詎
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人似董仲舒看得如此
分明如握苗助長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卽位
四年外戶不閉斗米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
仁義旣效便有矜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全是外慕自嬰孩便專學
綴緝爲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義理
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專事雜文爲

四書字義

卷下

義利

三

明辨齋
校本

千求遷轉之計一生學問全是脫空古之學
爲己今之學爲人爲己是無所慕爲人是有
所慕此便是義利之分義利界分最要別白
分明若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
義便都含黏鶻突沒分曉了末梢歸宿只隨
在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
附魂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

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后世
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也說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
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言二氣之
屈伸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
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
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
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
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
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
屬陰爲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
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
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
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

明辨齋
校本

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
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
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歛後帖然無蹤
迹是氣之歸屬鬼以日言則日方升屬神午
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則初三生明屬神到
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
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
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
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

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
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
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
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
屈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三

明辨齋
校本

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
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閒無一物不是
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祭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
註謂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
辨得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斯言亦真得聖學之遺旨所謂始化是

圖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三

明辨齋
校本

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
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
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
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
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
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目視聽是體那聰明
處便是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爲

魂陰神爲魄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卽是魂精卽是魄魂屬陽爲神魄屬陰爲鬼

就人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三

明辨齋
校本

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

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

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閒以蕭先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

蕭合羶薌凡祭謹請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三九

明辨齋校本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概亦不過此

樂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卽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

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明便不交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豈不散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四

明辨齋校本

吾享大概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必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係尤爲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

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裕令人於祭自
已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了只管胡亂
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
己何相關係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
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
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
在旁支不敢專祭況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聖

明辨齋
校本

多淫祀之鬼入來今人家家事神事佛是多
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人諂
祀鬼神不過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
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
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
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
不肖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

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郈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郈非莒人滅之以異姓舉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軋絕亦皆一類伸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袒袒手提屠刀奮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卽今至祭者所以只感召得他屠家祖父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祖父不致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四

明辨齋
校本

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
姓異而屬疏者然晉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
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
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
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
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
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三

明辨齋
校本

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
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
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
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
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下而立
爲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爲一
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

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
尙明故如此如土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
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
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
爲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爲淫祀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
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
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罍 明辨齋
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敬既盡則者天地山
川之氣便是關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
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自有感應處諸侯
只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
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召皆
是各隨其分限大小如此

山林川谷邱陵能出氣爲雲雨者皆是神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霤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爲牖取明之處名曰中

霤只是土神土人又不得兼五祀閒舉一兩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聖五

明辨齋校本

件在士喪禮卻有疾病禱於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註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竈謂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內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霤謂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亦見漢時理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

爲言猶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爲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於忠臣義士蹈白刃衛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公於邕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邕今貢侯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祀之凡此等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四六

明辨齋
校本

官司爲嚴其扁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爲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爲外神皆與我

無相干涉自聖學不闕於世鬼神情狀都不
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
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王到本朝以
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
一而已安有五帝豈不僭亂況泰山只是箇山
安有人形貌今立廟儼然垂旒端冕衣裳而
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
其配而爲夫婦邪人心迷惑一至於此據泰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聖

明辨齋
校本

一山在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之今隔一江一
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諸州縣
一皆有東嶽行祠此亦朝廷禮官失講明而爲
州縣者不之禁蚩蚩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
怪

南嶽廟向者回祿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
先生答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
上帝在人爲大君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

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竝爲帝則天道亂矣
而世俗爲塑像爲立配爲置男女屋以貯之
褻瀆神元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
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
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甚
發愚蒙破聾瞽

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氣

來聚這尸上據此說則祭山川而人其形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六

明辨齋
校本

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質之先生

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聖帝生朝

闔郡男女於前期徹晝夜就通衢禮拜會於

嶽廟謂之朝嶽爲父母亡人拔罪及至是日

必獻香燭上壽不特此耳凡諸廟皆有生朝

之禮當其日則士夫民俗皆獻香燭慇懃致

酒上壽按古經書本無生日之禮伊川先生

已說破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

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也以李世民之忍
猶能於是日感泣思慕其親亦見天理之不
容泯處故在人講此禮以爲非禮之禮然於
人之生存而祝其壽猶有說鬼已死矣而曰
生朝獻壽者何爲乎

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
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

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四九

明辨齋
校本

可謂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深淺之不同
世俗事真武呼爲眞聖只是北方元武神眞
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爲眞北方元武乃
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眞武作一人散
髮握劔足踏龜蛇競傳道教中某代某人修
行如此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
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區

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先生猶以爲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民俗好怪始者土居尊秩無識者唱之繼而羣小以財豪鄉里者輔之下焉則里中破蕩無生產者假託此哀斂民財爲衣食之計是以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落無不各有神祠朝廷禮官又無識庸夫多與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

明辨齋
校本

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歷者皆可得封號有封號者皆可歲歲加大若欲考論邪正都無理會了

後世看理不明見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暱之人也殊不知此類其間殺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宏取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

魂不散底人一槩是生稟氣厚精爽強底人
死後未便消散一槩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
禽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
被生劫而死魂魄不散眾人朝夕焚香禱祝
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非關那鬼神事
一槩是人心以爲靈眾人精神都聚在那上
便自會靈如白鯨大王之類一槩是立以爲
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沈魂滯魄來竊附於其
上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十一

明辨齋
校本

上一槩又是山川之靈廟宇坐據山川雄猛
處氣作之靈又有本廟正殿不甚靈而偏旁
舍有靈者是偏旁舍坐得山川正脈處故也
又有都不關者事只是隨本人心自靈人心
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所占之事自有脈絡
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豪髮不差只緣都是
一理一氣故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卽
此意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人祭鬼或村民哀錢
買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
被捉縛諸廟柱半夜有大蛇張口欲食之其
人識一呪只管念呪蛇不敢食漸漸退縮而
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人以為呪之靈所
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
色變動方食神色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
心自以為必死無可逃更無復有懼死之念
矣只一味靠呪口只管念呪心全在呪上更
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猶虎不
食澗邊嬰兒之類非關呪靈之謂也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大王廟纔得牒卽

兩腳俱軟其人臥乘輿而往到廟中取大王
像剖其腹有盤數重中有小盒盛一大白蟲

活走急投諸油煎之纔破盒見蟲腳便立愈

推此其他可以類見

以上論淫祀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

明辨齋校本

天地間亦有沈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
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後當自消亦有抱
冤未及雪者屢作怪纔發覺便帖然如後漢
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
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
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廡
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
曰鬼搖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
至者不爲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
由人興一語極說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
亦然

昔有一僧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
以爲蟾蜍之屬臥中甚悔其枉害性命到中
宵忽有叩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爲薦拔及天
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

游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遺書載一官員於
金山寺薦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
胡語言死之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
還之此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
不自作

賴省幹占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占者問姓幾畫
名幾畫其人對面默數渠便道得或預記定
其畫臨時更不默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

陽辨齋
校本

不得則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見
破此精微處

張元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事一道士
與圍碁而妻來道士捉一把碁子包以紙令
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後不來矣

此未必真是其妻乃沈魂滯魄隨張心感
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得世之扶鶴
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

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詩語拙嫛問事而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詠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託蓋鬼神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興昔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公亦

往焉妾逃遁不見武三思按之在壁隙中語

四書字義

卷下

鬼神

五

明辨齋校本

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魍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

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
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
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
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
子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爲盛在今世爲尤盛二氏之說
大畧相似佛氏又說得較元妙老氏以無爲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五

明辨齋
校本

主佛氏以空爲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
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爲方外之物
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膠擾擾等事欲在山
林閒煉形養氣將真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
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
九霄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
老氏之說猶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深山窮
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肌浹髓牢

不可解者原其爲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讀書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元妙雖高明之士皆爲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句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爲之動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去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爲來生之地故便能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五七

明辨齋
校本

捨割作功德作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覩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爲貧賤禽獸之徒佛家倡此說以罔人故愚夫愚婦皆爲之惑

且如輪迴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旣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窮已斷然不是此氣

復回來爲後氣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返之
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返其
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
氣復輪迴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
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
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
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
破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五十六

明辨齋
校本

人生天地閒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
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
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
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
愧到死時亦只是者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
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者箇
便是與造化爲徒人纔有私欲有私愛割捨
不斷便與造化相違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徵驗極多大抵邪說
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温
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到陰府見十等
王者邪此說極好只緣佛教盛行邪說入人
已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皆有
形骸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甄瓦等架造成
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甄瓦取之窯竈皆是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五九

明辨齋
校本

實物人所實見如佛氏天堂地獄是何處取
木植何處取甄瓦况天只是積氣到上至高
處其轉至急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
載在何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
水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何
處况其所說爲福可以冥財禱而得爲罪可
以冥財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貪婪如此原
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人之爲善而恐懼

人之爲惡耳野夫賤隸以死生切其身故傾
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
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
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畧知古今事變把來
作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察作工夫處全
不理會緣是無者一段工夫胸中無定見識
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爲之踈動便招服如韓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六

明辨齋
校本

文公曰樂天資稟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
詩酒中作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關其
無父無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
本

佛氏所謂元妙者只是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之
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
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
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卽者一箇靈活知覺底

常在目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爲悟道一
面作廣大元妙說將去其實本領只如此此
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
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
是認氣作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
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
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
亡亦只是如此所說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
皆是在者窠窟裏

四書字義

卷下

佛老

空

明辨齋
校本

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
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
之執捉氣也然把書讀也是手呼盧也是手
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是底便是
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於形氣之私佛氏之
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
出箇道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作性只

見者箇便是性所以更不用工夫了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
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
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
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特加考正命工
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
帙併列於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四書字義

卷下 跋

三

明辨齋
校本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附錄

長沙後學 余屜鈞 萃皋 校編

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
領邦之羣賢眾俊會於學校謂淳從遊晦庵
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
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日道學體統
二日師友淵源三日用工節目四日讀書次
四書字義 嚴陵講義 一 明辨齋
校本
第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
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
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
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
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

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眾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

所降之衷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秉乎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二

明辨齋
校本

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

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
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
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
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
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
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三

明辨齋
校本

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
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
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
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
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
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
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
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

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
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
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
眾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
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
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
洛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
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四

明新齋
校本

蓋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
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
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
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途之指南庶乎
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
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旣不由是門而入而曰
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萬無是理也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五

明辨齋校本

學明則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
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始
終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
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
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
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
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六

明辨齋
校本

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
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於齊而
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
既能立志而不冒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
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
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
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七

明辨齋
校本

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

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酌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

四書字義

附錄 嚴陵講義

八

明辨齋
校本

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披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匈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

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

道學二辨 舊無此二篇今依本集增入

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於清淨令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九

明辨齋校本

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隸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大槪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眾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閒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疑而生之後始爲我所至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

明辨齋校本

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闢闔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閒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搏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

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
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
生罪福之說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
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
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
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生陰陰陽動靜流
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
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一

明辨齋
校本

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
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氣隔今就
人者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虛
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
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
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飢思食渴思
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
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

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
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歆飲必有
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毋褰裳等類其所發
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
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馳靡
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
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
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矣今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一 明辨齋
校本

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合靈皆有佛性運水
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
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
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
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絕想
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
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
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

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曩及如光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豪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耳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三

明辨齋
校本

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麤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之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全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

命道德之說眞是眞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
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
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
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
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眞有得乎羣聖千
古不傳之祕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
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睹而精微嚴密
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古

明辨齋
校本

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似學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聖賢之學何如曰
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爲科
舉者讀之徒獵涉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而
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髣髴畧畧通解可
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爲眞是眞非之識
竊曰夜芳搜博覽吟哦記憶惟鋪排駢儷無根

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
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
之切蓋其徒知舉子蹊徑之爲美而不知聖門
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
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凡
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
闕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叩及之則
解頤而莫喻於修己治人齊家理國之道未嘗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五

明辨齋
校本

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躡高科躡要津當人
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愕然無片字之可施不
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雖萬卷填匈錦
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峩冠博帶文雅
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匈臆歐蘇才
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舉之學
視聖賢之學正猶柄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
與曰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

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
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
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
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
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卽爲國家有用之器
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況其器局高宏功力至
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
模具焉儻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十六

明辨齋
校本

諸囊而措之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
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
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
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羣弟
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固有定法正
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斲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
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隆之道而
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士復多以此爲習尙

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於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但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盍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四書字義

附錄

道學二辨

七

明辨齋
校本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附錄終

有宋北溪先生王薄陳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些禧觀陳宥撰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宥謁誌陳宥旣題其墓又爲之詞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閑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闖門未身其奧

四書字義

附錄墓誌銘

十六

明辨齋
校本

吾心愿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眞得濂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啟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功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闔義理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一聞其語意思默淡日求其所未至不以未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

得一安卿爲喜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
安卿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
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
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匈
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
千里質之夫子有喟然與點之歎則又告子之旨
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
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

四書字義

附錄葉語銘

充

明辨齋
校本

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
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
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
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而出四書與
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
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
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在紀綱制度之
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

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

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而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

四書字義

附錄墓誌銘

二

明辨齋校本

上徹下該貫精麤無復遺悞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閭諸老曩在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蒲閒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眾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梯刺嚴陵招致學

宮坐皋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

體統等四篇。祇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者。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

四書字義

附錄墓誌銘

三

明辨齋
校本

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之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唯恐聽者之勞。而在已曾無一豪倦色。唯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筠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

欲識聖門蹊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辯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四書字義

附錄墓誌銘

三

明辨齋
校本

而不亡信然非郭先生諱浚字友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三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太父宥大父尙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桀能讀父書而詮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未行銘曰
在昔洙泗孔聖尙存羣弟親炙各有所聞及師

既浚源遠流分子夏知過蓋爲離羣卓爾曾子
道晚益尊偉矣先生始登朱門妙契厥旨一貫
糾紛師去愈久不替討論由泉暨莆從者如雲
衛道嚴陵大論始伸剖析幽微如木斯春瑞泉
之里石鼓之原過者必敬歸彼新墳

四書字義

附錄墓誌銘

三

明辨齋
校本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後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
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蓋所存
者誠敬所接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大道而成
參贊位育功效以盡此心之量而後已焉古昔
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爰
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
言措行多昧至理由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

四書字義

附錄序

五

明辨齋
校本

關閩眞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闡漳
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弟下學上達貫徹本末
所箸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原推
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豪分縷
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
咸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
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
義溯流尋原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

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
總括於是書矣浙江參議林君進卿先生鄉人
也自少講學即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
病舊刻譌謬特加校正欲重鐫梓以惠後學屬
敘一言於端榮卯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
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畧知推究中歲提學廣浙
亦嘗衍釋先生詞旨啟迪諸生顧愚昧寡陋弗
克仰續遺休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
悟力任斯道專志正學俾漢唐以來詐謀矯激
風流詞藻之習舉皆不得以惑吾之趨向則先
生垂訓覺人之心誠宏遠矣用謹序此爲學者
規時宏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新喻胡榮

謹序

四書字義

附錄序

五

明辨齋
校本

新鐫北溪字義序

昔賢教人爲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辨其聲韻平仄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畧識字非輕薄譏笑世人也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然昌黎之言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誤言耳聲韻誤則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四書字義

附錄

序

明辨齋
校

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仁之原本爲後儒訾議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北溪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爲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爲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註釋畧備亦大概註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止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

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
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
其融洽其閒體用分合原流本末無不綱舉目
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勗說也先生爲朱門
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畧
其旨貫串其理箸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
而上達之途卽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
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旬有繩約而不
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註其
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幾乎禱向購是書不得
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抄本方欲授梓而桐邑
施翼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其閒尙有闕漏
及字句譌謬者因復爲增訂以公諸世云時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

戴家禱謹識於愛荊堂

四書字義

附錄

七

明辨齋
校本

